

國學專書選讀 第一集
第四種

王 夢 鷗 選 注

大小戴記選注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滬一版

國學專書選讀第一集第四種

大小戴記選注

全一冊 定價國幣八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	印	發	選	主
行	刷	行	注	編
所	所	人	者	者
正	正	吳	王	中
中	中	秉	夢	國
書	書	常	鷗	文
局	局			教
				材
				編
				纂
				室
				校

校：德
整：騰

(1679)

國學

參考書

國學入門	蔣梅笙編著	三元六角
國學常識問答	李俠文編著	一元六角五分
漢書藝文志問答	葉長青編著	再版中
論語會箋	徐英編	四元七角
論語本義	胡毓燾著	印刷中
孟子會箋	溫晉城編	七元五角
孟子本義	胡毓燾編	五元二角
大學與中國民族文化	向紹軒編著	二元七角
史記舊註平義	王駿觀編著	再版中
尙書與古代政治	成惕軒編	一元七角
中國先賢學說	胡適深編著	二元六角

中國哲學概論	王岐如講	再版中
中國哲學史	金公亮編	一元三角五分
墨經哲學	楊寬編著	二元一角
六朝時代學者之人生哲學	陳安仁編著	九角
南唐學案	黃嗣艾編	八元
中國文學史提要	羊達之著	再版中
文論講疏	許文雨編	再版中
賦史大要	殷石牂譯	三元
詩法通微	徐英編著	四元
唐代詩學	楊啟高編著	六元
晚宋民族詩研究	陳灼如編	再版中

正中書局印行

總局 重慶中山一路二四二號
 分局 全國各大部市

仲尼燕居	小戴記第二十八	：：：：：：：：：：：：：：：：：：：：	一七四
子張問入官	大戴記第六十五	：：：：：：：：：：：：：：：：：：：：	一八三
哀公問於孔子	大戴記第四十一	：：：：：：：：：：：：：：：：：：：：	一九一
經解	小戴記第二十六	：：：：：：：：：：：：：：：：：：：：	一九八
禮察	大戴記第四十六	：：：：：：：：：：：：：：：：：：：：	二〇二
禮運	小戴記第九	：：：：：：：：：：：：：：：：：：：：	二〇六
禮器	小戴記第十	：：：：：：：：：：：：：：：：：：：：	二二八
冠義	小戴記第四十三	：：：：：：：：：：：：：：：：：：：：	二三九
昏義	小戴記第四十四	：：：：：：：：：：：：：：：：：：：：	二四二
三年問	小戴記第三十八	：：：：：：：：：：：：：：：：：：：：	二四五
問喪	小戴記第三十五	：：：：：：：：：：：：：：：：：：：：	二五〇
祭義	小戴記第二十四	：：：：：：：：：：：：：：：：：：：：	二五四
祭統	小戴記第二十五	：：：：：：：：：：：：：：：：：：：：	二六八
檀弓上	小戴記第三	：：：：：：：：：：：：：：：：：：：：	二八一

檀弓下	小戴記第四	:	:	:	:	:	:	:	:	:	:	:	:	:	:	:	:	:	:	二九七
內則	小戴記第十二	:	:	:	:	:	:	:	:	:	:	:	:	:	:	:	:	:	:	三一四
少儀	小戴記第十七	:	:	:	:	:	:	:	:	:	:	:	:	:	:	:	:	:	:	三二九
曲禮上	小戴記第一	:	:	:	:	:	:	:	:	:	:	:	:	:	:	:	:	:	:	三三八
曲禮下	小戴記第二	:	:	:	:	:	:	:	:	:	:	:	:	:	:	:	:	:	:	三六六
王制	小戴記第五	:	:	:	:	:	:	:	:	:	:	:	:	:	:	:	:	:	:	三八〇
樂記	小戴記第十九	:	:	:	:	:	:	:	:	:	:	:	:	:	:	:	:	:	:	四〇五

目

次

五

導言

一 禮記源流

禮記之名何自昉乎？

司馬遷曰：「禮記自孔子。」蓋於孔子之前，「禮」猶「儀」也。祝史事之，但記俎豆之數及其行禮之節。觀夫魯昭公及趙簡子皆以儀爲禮，其故可知也。孔子爲兒嬉戲，卽好陳俎豆，設禮容，及長，復問禮於老聃。史遷謂魯人於禮爲天性，非也。蓋魯爲周公之後，以周公之豐功偉烈，故其身後，凡百禮文，擬於王室。及周室東遷，舊時文物，零落殆盡。故韓宣子聘魯，乃有「周禮盡在於魯」之歎。魯既爲禮儀舊邦，其文物之盛，當世無兩。以孔子之睿知，適生斯土，環境薰陶，又加之以好古敏求，宜其所得於舊禮教者至深且厚也。孔子栖栖一代中，不見知於時君時主，乃退老於洙泗之間，以詩書執禮教授弟子。然孔子之傳禮，大異於祝史之學，蓋其不僅知禮之「數」，且能深明其「義」也。故孔子集百王之大

成而通禮之奧，使儒家禮學成爲萬世之絕業。可以經天緯地，理人倫，燮陰陽，爲人君治國之大柄。七十子之徒，或資質稍遜，或具體而微，而所得於先師之傳者，乃見偏頗。公西赤、子張、子游，當時號爲習禮，然皆偏於禮容，而子夏、曾子、子思之徒，或但通禮意。通禮意者，口耳相傳，播爲聲氣，遂成儒者一貫之學說。而工於禮容者，以時實習，又漸近於祝史之所學矣。

自春秋而戰國，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旣而世卿跋扈，竊國自立，而禮者所以理人倫，正君臣也。故諸侯世卿無不惡禮樂之害己，去之彌甚。秦起西陲，任「法」圖強，終於併六合，一海內。其立國之道，初不由禮，故其於禮，甚蔑如也。迨乎坑儒焚書，而孔氏禮學之傳，亦不絕如線矣。

蓋自孔子之死也，其門弟子及魯人從塚而家者百餘室。歲時奉祠講禮，世世相傳。及漢帝兵臨城下，而講誦弦歌之聲猶未絕。孔里可謂爲當時禮學之逋逃藪，而魯諸生又其僅存之碩果也。是故漢興，言禮者多魯人，叔孫通、高堂生，其佼佼者也。而孝文時，徐

生善爲「容」，以「容」爲禮官大夫，亦魯人也。叔孫通雜掇秦之舊制，爲漢定禮儀，漢高帝顧而樂之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然而叔孫通又不僅爲漢帝制朝儀，蓋亦記「禮」。張揖曰：「叔孫通禮記文不違古」者是也。惜其書不見，無從考按其實，或謂今二戴禮記，卽其舊篇。然無徵不信，姑存其說可也。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明載漢書。高堂生傳瑕丘蕭奮，蕭奮傳東海孟卿，孟卿以授后蒼，后蒼傳梁國戴德，及其從子聖，是爲大小戴之學。小戴傳梁人橋仁，迄乎東漢，盧植、馬融皆傳小戴之學。至鄭玄注小戴禮記，合儀禮、周官，併稱三禮，於是小戴之學寔盛，而大戴之學遂爾式微矣。

二戴習儀禮而並傳禮記。禮記者，孔門弟子爲習禮而雜記禮文之意義者也。按其所記，不自一時一地，亦非出自一人之手。蓋師徒傳授，各有述作。短簡零篇，傳世久遠，又遭秦禁學，其剝落散失，殆爲必然之勢。漢書藝文志禮略載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七十當爲十七），記百三十一篇。此外，明堂陰陽、王史氏、曲臺后蒼等所記，凡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此蓋禮書書目之僅存於漢世者。自漢迄今，又二千餘年，此二千餘年中，

經籍浩劫，無慮十數。而五百五十五篇之存亡消息，益難言矣。今日所見大小戴禮記，漢志無錄，故大小戴禮記與漢志所著錄之五百五十五篇之關係如何，疑竇孔多。茲略述之如次：

二 大小戴記材料來源

大小戴禮記之來源，於李唐之前，即已有四說：

一、鄭玄說。其文見於今本禮記大題下引鄭玄六藝論曰：「今禮記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

六藝論原本久佚，此據他書所引，語焉不詳，然而爲著明禮記來源最早之一說。今若直釋其意，亦可謂爲二戴傳儀禮自成此記也。其可啓疑之點有二：一、不言八十五篇與四十九篇之所出。二、亦未嘗言戴聖之四十九篇乃由於刪取大戴之八十五篇而成也。

二、陳邵說。經典釋文敘錄引晉陳邵周禮論序之言曰：「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

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卽今禮記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

此說後出而亦較詳。惟所謂古禮二百四篇，漢志無錄，不知爲何等禮書。今若不知二百四篇爲何等禮書，則陳邵之說明，猶等於未說明也。清儒考證二百四篇，實出於漢志。蓋漢志載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與樂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共計二百四十五篇。而樂記二十三篇中之十一篇，已含於記百三十一篇之中，故除去十一篇，適得二百四篇。此二百四篇，卽二戴禮記之來源。

三、隋志說。隋書經籍志云：「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按卽漢志之記百三十一篇也。此特詳其所出。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二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按卽漢志之王史氏），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

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增入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馬融，又爲之注。

此說又後，而其語乃益周詳。雖所言確否，未可遽斷，但其間顯有錯誤者三：一、記百三十一篇，明見漢志，而漢書藝文志，卽本於劉向父子之別錄七略，使劉向考校經籍，僅檢得百三十篇，則漢志決無由爲之加一篇也。二、漢志著錄王史氏二十篇，廣韻曰王史複姓，而隋志爲之更作王氏，史氏記亦未是。三、大小戴雖與劉向生時相近，而隋志文義不明，乃若大小戴係刪定劉向所校之二百十四篇而成者，顯與他說不合。又所言小戴記四十九篇，其三篇乃馬融所加，原本僅爲四十六篇，其說亦異於前人，此皆爲其特點。

四、初學記說初學記二十一云：「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至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

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凡四十九篇，則今禮記也。

初學記成於唐人之手，其說視隋志又後。所言大小戴記之關係，與前二說無異，而謂小戴原本祇有四十六篇，亦與隋志同。但謂二戴記之來源，係出自后蒼曲臺記，最爲奇突，或其言別有所本。但考之漢志明載曲臺后蒼僅有九篇，而此則云一百八十篇，數目相去懸遠，未知孰是。漢書儒林傳曰：「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夫以后蒼說禮數萬言，勒成一百八十篇，未爲多也。豈漢志所云之九篇，乃文字有闕誤耶？不然，殆經二戴刪取之後，僅存九篇耶？初學記著錄，頗稱矜慎，其說如此，本可研究（張揖上表言叔孫通撰禮記，後人亦有以戴記出於叔孫通者），惟今日所傳之禮記內容，至爲猥雜，大不類一家之言。故學者仍從前說，或謂二戴傳儀禮，雜採衆說，蒼萃而成此書，或謂二戴各自刪取古文記而爲大戴禮、小戴禮，或謂大戴刪取古文記爲八十五篇，而小戴復節選之爲四十九篇。此三說同爲二戴記來源之敘述，而其說之不同也如此。惟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

是非之見，尙有待於事實證明。茲綜括大小戴禮記來源之問題爲二：

- 一、大小戴記之成書係選取漢志所著錄之古文記乎？抑別有所自來乎？
- 二、大小戴各自直接採錄古文記乎？抑二者轉相節錄乎？

三 大小戴記篇目

自李唐以後，大戴之書，不爲世人所重。篇目殘落過半，見存者僅三十九篇（亦作四十篇，蓋或拆或合盛德與明堂制而言也）。小戴記世爲選士科目，故四十九篇，至今篇目俱在。然而，此四十九篇究爲戴聖原輯，抑係馬融所加者乎？

馬融加月令、明堂位、樂記於小戴記，隋志與初學記兩無異辭。但後儒殊不之信。其理由：一、漢書儒林傳明敍漢初傳禮經過，由魯高堂生至蕭奮、孟卿、后蒼，后蒼傳戴德、戴聖，聖授梁人橋仁。後漢書謂「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此小戴記於馬融前卽爲四十九篇之證也。二、今孔疏禮記四十九篇篇首皆引鄭目錄，鄭目錄之末輒云：「此於劉向別錄屬某門。」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皆劉向別錄所

已有，故不可謂爲馬融所增。三、鄭玄曾就學馬融門下，旣而爲融本之禮記作注，而多此三篇，不容不知。又以鄭玄注禮記多並存異字歧辭之例推之，若此三篇爲後人所增，亦當有所說明。

然則，隋志與初學記所言四十六篇之數，果無所據乎？後人亦有爲之彌縫者矣。其說有二：一、謂小戴記原本四十六篇，月令、明堂位、樂記已在其內。後因曲禮、檀弓、雜記三篇簡策重多，分爲上下，遂成四十九篇。若以四十六篇之數，合於大戴八十五篇之數，適爲一百三十一篇。漢志云：「記百三十一篇」，卽合大小戴記而言也。此不僅彌縫四十六篇之說，且可證明二戴記卽見於漢志所著錄之百三十一篇也。二、謂小戴記原本實僅四十六篇，加以小戴所作之敘略一篇，合爲四十七。七與九二字，因形似而誤。杜佑通典曰：「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七篇」，是其證也。而敘略一篇之被刪，見於陳邵周禮論序。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其敘略，是也。

見存小戴記四十九篇，確係合曲禮上下、檀弓上下、雜記上下篇之數得之。至於大

戴記原本八十五篇。今存三十九篇。其篇目自第一至第三十九全缺。其下又缺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及第六十一。自第八十一以下，又全缺。茲將大戴記所存之篇目及其見於他書者，並著之如下：

(以上全缺)

王言第三十九 (王言亦作主言)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五義家語作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哀公問於孔子，小戴記作哀公問文並同)

禮二本第四十二 (荀子禮論、史記禮書並同)

(缺三篇)

禮察第四十六 (首章文同小戴記經解，下與賈誼論時政疏同)

夏小正第四十七

保傳第四十八 (賈誼時政疏說苑尊賢篇文多相同)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本孝第五十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其文並見小戴記祭義篇中)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以上曾子十篇)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文與六韜略同)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略同史記孔子弟子傳、家語弟子行解)

導

言

一一